

# 豆瓣酱里的母爱

□袁传宝

初中毕业，我到省城求学。临走时，母亲在我简单的行李中，放了两瓶我从小就爱吃的豆瓣酱。母亲温暖地望着她即将远行的儿子，饱经风霜的脸上缀满了笑意，每一朵笑意都在喜悦地盛开。

母亲用花朵一般的笑，抚摸着我的脸，她习惯性地喊着我的乳名：“老三，豆瓣酱你尽管吃，下次回家再拿。”

我的记忆从母亲的豆瓣酱开始，豆瓣酱陪伴我走过快乐而苦涩的童年，经历天真而浪漫的少年，来到艰难而奋发的青葱岁月。母亲亲手酿制的豆瓣酱陪伴我十多年，看到它，如同看到

母亲。

春天，母亲种上黄豆蚕豆、栽植辣椒，小小的种子发芽生长，在母亲的呵护下渐渐成熟，每一颗都是纯真的希望，如同我们放飞的梦想。母亲制作豆瓣酱，说来简单其实复杂：泡豆、沥水、摊凉、拌粉、发酵。那段时问，母亲做事谨慎，每一个步骤都小心翼翼，因为她知道，要是酿坏了豆瓣酱，就是影响了儿子的胃口。

红褐色的豆瓣酱在香油、豆油、味精、辣椒等原料中自由呼吸，随意流转，呈现生命最美的状态。乡下的母亲，把思念和牵挂封存在一瓶瓶豆瓣酱中，郑重

其事地让我带上。

我在县城工作，中午不回家，有时带着午饭在单位就餐。打开豆瓣酱，甜甜的豆豆味、香香的麻油味，裹挟着红红的辣椒、酱色的大豆，冲进你的鼻孔，扑入你的眼中，容不得回拒、容不得思索、容不得言语，色彩俱佳，味道可口。

同事们吃了赞不绝口，还想再吃，有的说：“吃着豆瓣酱，饭量都增大了。”

得知这美妙的豆瓣酱出自我母亲之手，他们惊讶不已，没想到，偏僻的农村、朴素的母亲竟能够酿造出如此既有营养又美味的调味佳品。

“你妈妈真能干！”很长时间，同事们对我母亲的印象像是定格一般，停留在我母亲的豆瓣酱上。

我对他们称道母亲酿制的豆瓣酱，一开始很是喜悦自豪，

颇有炫耀意味，也常常回老家对母亲说。母亲也很高兴：自己的豆瓣酱得到儿子的同事认可，对她来说不啻于普通百姓的新闻联播！

“他们都是有学问的人，都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他们说我的豆瓣酱好，那一定是好喽……”母亲很兴奋，嘴里带着甜味儿，语气温长，特别是最后的感叹词“喽”拖得好长，像是拉着一根绵延不断的线，线上缀满了花朵，在她的欣赏喜悦之中缓缓流过。

但是时间长了，说的次数多了，我对同事赞叹母亲的话语就有些不高兴了：好像我的母亲只会酿造豆瓣酱，母亲心灵手巧、聪明能干，好的方面可多了去了。

母亲的豆瓣酱，无论设备原料还是制作方法，都没有独家秘方。为什么如此让我喜爱呢？我也曾多次揣测，却百思不得其解。后来我读了一首名为《味

道》的小诗，茅塞顿开，幡然明白。

诗很短，意味却很深长。“母亲忙碌的身影/有喜悦的味道/父亲等待的凝望/有期盼的味道/妻子疾快的步伐/有想家的味道/儿子进门就喊‘爷爷奶奶’/有思念的味道/故乡的老屋/有我童年的味道。”

母亲的豆瓣酱里，有着母亲的味道！小小的豆瓣酱，将母亲的辛劳、等待、期盼、愿望，对家庭的责任感、对孩子的心心念念，全都集中于玻璃瓶中，透明的心诠释着母亲纯净的舐犊之情。



## 真情驿站

### 母 亲

□贾 硕

我的母亲是一个吃苦耐劳的女人，打记事起，母亲就像一台永动机，不停歇地运转，她似乎有做不完的活，永不知疲倦。

我的父亲是曹县木器厂的职工，天微亮时就骑着摩托去上班了，从遥远的县城归家时已是夜间，虽然也很辛劳，但家里的活计他是全然顾不上的。因此，抚育四个孩子的重任全都压在母亲肩头。除此之外，家里还有六亩地要种。好在孩子们过早懂事，早晨醒来寻不见母亲，大点的就会扛着比自己还长的锄头下地找母亲，小一点的就会留在家里烧火做饭，等母亲归来。我，作为家里排行第三的孩子，通常都是在田里做活的那一个，所以我最能记得母亲种地的艰辛。

我家有一块地靠近张庄，我们都叫它“张庄头”，张庄头的地有三亩，我对三亩的概念是无边无涯，因为锄草要锄一整天，从早晨露水浓重到傍晚火烧云红满天，母亲一直都在张庄头的地里。她蹲到齐腰深的玉米地里薅草，我紧挨着母亲，在另一块薅草。我年纪小，薅草时远远落在后头，有时薅到一半，一抬眼，墨绿色的玉米叶子密密麻麻，已经看不见母亲了。我就急切地呼唤母亲，像失去老牛的犊，急切又惊恐。母亲在地头远远地回我，听到母亲的声音，我顿时踏实了许多，开始埋头薅起草来。

玉米茂盛的时候，豆子、花生生长势正盛，我就偷偷去隔壁地里拔花生。花生葳蕤丛生，黄色马蹄形的小花星星点点，我喜滋滋地拔起茂盛的一大丛，却只有白而硬的几粒秕子，咬起来呲一股水，连拔几棵都是如此。我失望极了，怕母亲发觉，赶紧用土埋起来。如果偷懒，母亲并不来

管，但倘若偷拔邻居家的花生，母亲是会责骂的。我们自认掩盖得不留痕迹，也不知母亲是怎样发觉的，或许是她通过地头濡湿的泥土就能判断，抑或是她嗅到了新鲜花生的气息，她一改往日的慈爱，目光凌厉地盯着我们，极其严肃地问：“这是谁干的？”若我们乖乖认错，母亲只会长叹一声，责怪我们浪费粮食，并勒令我们不许再拔邻居家的花生。若相互推诿，母亲就会结结实实打我们一顿。每当我们拔了邻居家的花生，母亲晚饭时都会拿着自家种的黄瓜豆角给隔壁大娘婶子赔不是。大娘婶子都会嗔怪母亲：“一棵花生值个啥？让孩子吃去！”

母亲与邻里之间相处极其和谐。她们纳鞋底，绞鞋样子都凑在一块。母亲擅长纳鞋底，她会做一种叫做“袼褙”的东西。熬一锅稀饭，把拌奏起来的旧布片糊在一扇废弃的旧门上，放在太阳下晒。待到晒干，就能整层揭起。母亲糊的袼褙供几家之用，大娘婶子和前院的嫂子们都爱来我家串门，比鞋样子，绞袼褙。母亲会绣花，邻居们就常来跟母亲交流绣花的针法，母亲都会把买好的花色丝线送给邻居几绺。我到了初中还穿母亲纳的绣花鞋，浅蓝色的鞋面上一枝盛放的荷花。当年的母亲健硕非常，好像永远不知劳苦，永远那么硬朗。她糊完袼褙就拿个瓢蹲在地上捡豆子。黄豆早已颗粒归仓，打豆子的时候会有零星的豆子迸溅开来，散落进砖缝里、麦秸里或是鸡圈旁。母亲就蹲在地上极认真地搜寻为数不多的豆子。我对此不以为然，母亲却说：“一碗黄豆都能换二斤豆腐呢！”母亲不仅捡地上零星散落的豆子，在灶下烧火时，也极认真地剥已经脱得很干净的豆荚。有时还真能摸到几个没

裂壳的，她都会极认真地剥出来。烧晒干的花生秧子的时候，母亲仍然保留这个习惯。我家的灶台旁总是摆着一个锯了嘴的葫芦，里面盛着几粒干瘪的黄豆或是花生。

似乎母亲天生就是勤恳节俭的，她永远在洗刷、劳作。滴水成冰的冬日里，放学归来的我每每看到母亲，永远是半蹲在洗衣盆前洗红薯。她穿着粗糙的围裙，挽着高高的袖筒，半截臂膀浸在冷水里，通红通红的。“妈，别洗了。”我几乎带着哭腔了。“不凉，妮儿，你摸摸，刚压的井水还温乎嘞。”母亲笑吟吟地抬眼望着我。不远处的晾衣绳上，晾着满满两绳洗好的海带，这天寒地冻的天气，母亲居然洗了一整天！

我听闻神不能常驻人间，所以她化身为母亲，兼顾每个家庭，守护每个孩子。倘若我能调整时光机，我愿把它拨回到七岁那年的某个秋日正午，母亲正在院子里捡豆子，阳光正暖，老母鸡刚刚下完蛋咯嗒咯嗒炫耀不止，窗棂下的鸡冠花开得正盛，时光静止，母亲模样姣好，一如初为女儿时的容貌……

如果天使在人间，那便是母亲的模样。



### 心香一瓣

□冯 鑫

母亲属鸡，今年65岁了。她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“属鸡的我生的时辰不好，紧刨紧吃，慢刨慢吃，不刨没得吃”。妈妈的日子正如她口中所言，勤勤恳恳一辈子，至今也像个陀螺般的忙碌。

65岁的她经历过1958年的饥荒，吃过野菜、树皮、槐叶、棉籽、地瓜干、地瓜馍等我们这辈人不曾吃过的“食物”，也曾因为营养不良贫血而一度休学回家。即便是那样困苦的生活也没有打消她上学的念头。母亲说虽然物质上是匮乏的，但精神上却是十分富足的，校园里留下了她最珍贵的豆蔻年华。

初中毕业后，妈妈没能如愿继续上学，可她毕竟是入过学堂的知识青年，十多岁的她被村长点名去学校教小娃娃学认字，母亲从此便跨进了民办教师的队伍。乡模、区模、市模，乡教学能手、区教学能手、市教学能手都拿了个遍，其他的小奖也拿到手软，俨然成了当地的教育新星。而妈妈也从不吝惜她的教学方法，每每有新老师入队，总是不遗余力地去指导。很遗憾的是，这个教学能手从没教过我，我也不能在课堂上领略她的风采。母亲虽然已退休多年，但当她被人亲切地称呼王老师时，心中仍然是自豪的。她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还有“我这辈子教学没教够！”

母亲真是个超人！  
别以为母亲只会教书，她会

### 母亲是超人

□冯 鑫

的本领多着呢。

20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我们家和大多数家庭一样，是一穷两白的。我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五口之家的我们吃、穿、用都是母亲“手工定制”。母亲手工做出来的東西比别人做得更精致美丽。最基本的手工活就是纳鞋底了，一针一线线穿插其中，我看着像跳舞的绳子在找茬。母亲通常晚上熬夜纳鞋底，第二天一早准能看到被母亲缝得像工艺品的鞋底。横看竖看斜着看，每一针都像仪仗队般整齐。左邻右舍都拿我母亲纳的鞋底当样子，夸我母亲是个能人。

还记得母亲用缝纫机给我做过一个小花书包，是用各种各样零碎的布料拼接而成的，一个个五颜六色的小三角变成了我的新书包，在书包侧边还镶了一条白色的花边，我不分昼夜地背着它，生怕摘下来被别人偷走了。那个书包带给我的自豪感是多少名贵的包也取代不了的。

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多，慢慢地日子好起来了。可是舒坦的日子没过几年，父亲却患了不治之症。多次进京手术，去医院放化疗，母亲形影不离。母亲懂得疼惜与包容，在生活上照料得无微不至，在心理上更是父亲的调剂师。即使在父亲生命的最后时光里，母亲始终坚强乐观地开导、宽慰着父亲。

母亲真的是超人！